

老话说,母女连心。老话还说,雪融春浅,天寒春不寒。老话是民间的老理儿,而我是生长在民间的女儿。我信老理儿。

母亲生在民间,长在民间,自然也是民间的女儿。可这个早春,我的母亲忘了她有女儿,她只记得自己是女儿,一个没见过母亲的女儿。她要去找她的母亲,她要做个有母亲的女儿。

特护病房的空气里了无一物。母亲从手术室推出来四十八小时了,她在发烧,三十八度二。医生给打了退热针,还叫来中医做了针灸。热退了,三十七度。可她仍然不分昼夜一绺一绺抓着空气。

小视频里什么都有。很快我就刷到了八个字:撮空理线,循衣摸床。小视频里说这是危象,是老人离世前的征兆。我慌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犹豫着、不好意思着、吞吞吐吐着,找完主任又找主治医生。我说,添麻烦了医生,可是我母亲,她究竟危重到什么程度了?

医生说,你母亲的病灶整个切除,手术很成功啊。我说了母亲的情状,

出门见喜

杨逸

尤其她一个劲儿张罗要去,找她的母亲。“我姥姥生下她就过世了。”我对医生坦陈家世,我知道医生不在意这些,他们执着于生死,能为我母亲的手术一站六个小时,不吃不喝。

医生说,病人年纪大了,等麻药劲儿彻底过去就好了。我信医生,他们确诊我母亲得了肾癌,手术前一天还发现了膀胱转移。他们修改治疗方案,用器械摘掉母亲的一侧肾脏,又仔细肃清了母亲的膀胱。他们还配合我,对母亲说只是抠掉了肾里的结石。我对母亲虚构了真相,医生们没有戳破。

医者仁心。对于医生,台案上手起刀落是仁慈,很多时候守口如瓶,也是仁慈。我于是谨遵医嘱,继续跟母亲体内的麻药残留耗时辰。

我忽略了耗时辰其实是耗体力。白天她要输液,尿袋一会儿一放。还要喂饭、喂水、擦身。晚上她早早睡了。待我挨上枕头,她又呵呵笑醒,够着门口说,妈你来啦,你带了这么多鸟来啦。我赶紧坐起,开灯,抓住她胡乱挥舞的手,说,快别吓人,快好好睡觉。她好像听懂了,不声不响躺下去。我刚要起身,她又死死抓住我的手,眼神清亮地说,妈你别

走,你别走啊,妈。

我没法不生恻隐。母亲八十岁了,没了丈夫,没了父亲,没了姊妹,她要一个人经历晚年的劫。孤独是劫,病痛是劫,死亡是最后一劫。她如今对自己母亲的执念,不过是心底遗憾的一种“泄漏”。就像一根年迈的水管,老了,锈了,水流渗出来,捂也捂不住。

我被母亲攥住手,枯坐一夜。她没再搓空理线,没再谗妄胡言。她的睡态松弛,眉目慈祥。我甚至想起不搭边的两句诗: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她的睡相有那两句诗的豁达,好像生来心宽如海,人世间的烦恼病痛从来跟她惹不上关系。

被我忽略的体力,次日一早开始跟我较劲儿。我忽然泪流发热,感冒眼睁睁朝我袭来。为了母亲,我得马上并且加量吃药。体温很快恢复正常,代价是,我的全身突发药疹,而且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将被它苦苦折磨,内服外用药足塞满一个中等型号的纸壳箱子。

可这并不能影响我照顾母亲。术后第八天,母亲说什么也要出院。她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她以为石头抠掉了伤口也拆线了,出院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她出院那天仍是早春三月,头一天夜里最低气温零下三度。除了马路和江面,楼前楼后随处可见一堆一块儿的积雪。

车子停在医院正门口,母亲被我们搀扶,走得很慢。走了几步她忽然幽幽地说,快看,杏花开了。我没当回事,这些天她总

春天的脚步

赵玉龙

大片大片地落叶,这些落叶大多绯红色,或者还夹杂着金黄色的火焰纹路,甚是美丽。枝头已经不需要这些旧叶片,取而代之的是新抽发的嫩叶,它们逐渐展开,颜色由半透明的玛瑙红逐渐转绿。柳树也不甘落后,公园湖畔,一棵一棵的柳树那婀娜的新枝随风舞动着。一阵雨过后,枝条上如毛毛虫般的花序逐一凋落。在柳树底下的贴梗海棠,在灌木丛中开放的花朵,也经受不住春雨的洗礼,即将谢幕。贴梗海棠总是把自己放在很低的位置,她们更像是伴舞的人,作为陪衬站在别人的身旁。

旅人蕉,五年前我在广州华南植物园见过这种树,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五年后,我在西双版纳的街头看见它,惊喜莫名,因为它太应该出现在这里了,它长得就像一只开屏的孔雀。

西双版纳的孔雀树

蔡小容

拍摄了一段视频,仿佛穿行在丛林中。孟泐大道的十字路口,几个方向都栽植着旅人蕉,远远望去,对街好像站立着一只只孔雀,真是绝妙的街心装饰。走近了看,旅人蕉高大挺拔地矗立,叶形排列非常规整,有人形容它宛如一把巨大的折扇,我的感觉仍是像开屏的孔雀,舒展颤动的蕉叶恰如孔雀的羽毛,有生命,有呼吸,有灵魂。

我猜想,旅人蕉是不是对美丽的孔雀怀有艳羡之心呢?所以它努力模仿,随物赋形,以植物的惊人可塑性生长,长成了一棵像孔雀的树。西双版纳是孔雀之乡,孔雀优美吉祥的形象深深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和文化,房屋建筑上多有彩绘、浮雕、烫金等孔雀图案,不拘一格,随处可见,旅人蕉生于斯长于斯,也情不自禁,为之欢欣鼓舞。傣族人喜爱和崇拜孔雀,孔雀舞是他们通灵的创造:指尖轻捏如喙,足尖点踏如羽,既文笔又写意,舞动起来,轻盈、曼妙、超凡。傣族民间叙事诗《召树屯与喃木诺娜》改编成舞剧应是最佳形式,因为舞蹈是孔雀公主的精髓,也是这个作品的精粹。舞剧成就了第一代“孔雀公主”刀美兰,也让傣族舞蹈深入人心并走向世界。

我查了一下,西双版纳是不是旅人蕉的故乡,不是,它来自马达加斯加,且是该国国树。1962年,它从古巴引进中国,在广东、台湾、福建、云南多有栽培。若按我的想象,旅人蕉到了西双版纳,会有找到了归属地的感觉。心相印,此心安处是吾乡。

是胡言乱语。上了车,母亲又说,快看,杏花开得多美啊。我还是没看。药疹那时正凶猛,我每时每刻都在咬牙硬挺。

车子启动了。母亲说,女儿你为我受苦啦。我这才回过神来,心想,没告诉她呀,我正遭的罪。老话讲,母女连心呀,让你受苦啦。她又说。我心头一

热,眼底也跟着热,于是扭头看窗外。

一株杏树果然鼓出一身的苞,粉莹莹圆嘟嘟的。就着周遭的光秃和满地残雪,它是冬天做的一个关于春天的梦,它像乍暖还寒时一个突兀、善意却也极美的杜撰。

老话说,天寒春不寒啊。我对母亲说。

老话还说,出门见喜,女儿你的病马上就好啦。母亲拍拍我手背,悠悠地说。

她不再提起她的母亲,我想她也不希望我提起。



最后一位远去的京剧大师

万伯翱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京昆又出现了新中国带来的菊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戏剧繁荣小高潮。

中国京剧院(现名国家京剧院)由李少春、袁世海、叶盛兰、杜近芳等大师领衔,北京京剧院的五大头牌(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及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四大名旦等顶级大师名角纷纷粉墨登场献艺。各种古典传统剧和新编历史及现代戏,在人民剧场和北京市工人俱乐部等剧场好戏连台,让观众目不暇接,排队购票长龙通宵达旦。只见在中国京剧院和北京京剧院两大阵营呈现菊坛流派纷争、风格迥异,一时难分伯仲。今天单就说说北京京剧院的五大头牌: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每位都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呢!这头牌中最后一位京剧大师赵燕侠(1928年3月1日-2025年3月19日),去年以97岁高龄也风吹霞落、珠沉玉没了。日子过得真快,转眼就一年多了。

她的辞世意味着最后一位京剧大师的远去和“一个京剧时代”的落幕。当今菊坛之所以称赵燕侠为大师,是因为她在京剧舞台上曾独领过风骚,她创立了“赵派”,对一个时代的京剧艺术,有过她特有的风云影响——

我有幸看过她演的《沙家浜》《拾玉镯》《碧波仙子》《红梅阁》《白蛇传》等名戏。赵燕侠1942年正式拜“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为师主攻花旦,成了名角就敢独自挑班了。1960年成立了她的“燕鸣京剧团”,“文革”中这位名坤也在劫难逃。之后赵燕侠喜迎改革开放的春天,再次粉墨登场。

作为新中国一代京剧大师,她会演的戏达100多出,唱、念、做、打样样出彩。上海解放后不久,为响应

市政府号召,在“大舞台”以她平时10倍价格的戏票,连演三周她的拿手好戏,竟然时时坐满七八成,节假日包场更是座无虚席。赵燕侠把所得票款,统统捐献给了那年水灾严重的江苏等一些地区。

我于上世纪80年代初,看过她的名剧《碧波仙子》(也叫《追鱼》),这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唱念做打舞都很繁重,大段优美唱腔“实难舍——”,加上赵派字正腔圆,满宫满调,音质很是明亮清亮,几乎每个字都能让观众听清。当年没有胸前无线麦克风,她也能让最后一排观众听得清清楚楚。她总是能根据自己的嗓音、艺术特长和体能优势,和编导一起把剧情改编得跌宕起伏,很能紧紧抓住观众,让观众大饱耳、眼两福呢!剧中鲤鱼在中国传说中代表吉祥,本事了得,是能跳过龙门之水中精灵呢!她的扎实武功在鲤鱼精的滚翻扑跳和舞蹈中,大显神威。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她想找一位好搭档配戏;她指名的后生正好是“文革”中下放到我当知青所在地的省京剧团优秀文武老生马顺德。

当年马执赵老师亲笔书信到我崇文区东便门家中,还带来了两瓶二锅头和两瓶苹果罐头,在当时这算能拿出手的礼品了。我哈哈一笑:“我滴酒不沾你知道呀,苹果(我当知青园艺工十年)吃惯了怎么能换成罐头了?”受两国粹艺人重托,我忙骑自行车到北京市当时主管文化戏剧的副市长陈昊苏家叩门相告,并双手呈上赵燕侠亲笔书信。几经周折最终成全了名师晚年和高徒的搭档机缘呢!

我这小戏迷和最后的这位京剧表演艺术大家有过几次零距离接触。1981年以后,她在北京吉祥戏院和北京市工人俱乐部演出《龙凤呈祥》《碧波仙子》《玉堂春》等古典名剧,我都力争去看。还每每手捧鲜花到后台,去献花慰问她;看到她满头大汗汗透汗衣,正忙着卸妆呢!

2008年大师过八十大寿,我还代表父母去送上一篮鲜花祝贺,寿宴后,她热情地回复了我一封短信。字体虽然有点歪扭,但却是老人家一笔一画认真真真的方块字呢!她2006年获得中国文联颁发的“中国表演成就奖”;去世前两年,中国文联、中国戏协联合给她颁发了“终身成就奖”。

2025年3月19日她无疾而终,一个世纪的著名花旦大师陨落了。千秋如戏,万象入戏,戏如人生啊!当下谁能接下赵派这一棒?似乎无人。谁来谁能如她在舞台唱腔、表演这股炉火纯青,大显赵派艺术大师风范,我敢说很是渺茫。

是的,她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后一位京剧大师。

明起刊登一组《我和天元赛40年》,责任编辑:华心怡。

十日谈

悦读·悦心·悦人 责编:郭影



老洋房

(水彩画)

周宪法

时光匆匆,弹指十年,我与新民晚报“夜光杯”市民读书会的缘分,早已在墨香浸润中,酿成一段难以割舍的温情岁月。

十年前,我开始在“夜光杯”刊发表文。当铅字化作墨香,我便与这方承载上海市井温情与文学诗意的园地结下不解之缘。也是从那一年的起,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会参加“夜光杯”市民读书会,十年如一日赴这场书香之约。从读者到作者,从聆听者到分享者,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文字的温暖。

“夜光杯”市民读书会自2016年创办以来,这盏书灯便默默照亮申城的阅读之路,陆续举办六十余场走心活动,让文学、艺术与理论走出书斋、走进市井,让阅读成为寻常百姓触手可及的美好。这份坚守与初心,让读书会收获满满认可与殊荣,成为上海全民阅读版图中极具温度、接地气的一抹亮色。于我而言,它更像一个温暖的“文学朋友圈”,是无数爱书人、写作者的心灵港湾。

作为“夜光杯”的忠实读者、作者与

读书会的常客,我始终以双重身份感受着文字带来的美好。十年来笔耕不辍,每年在夜光杯发表十余篇散文,将生活细碎感悟、上海市井烟火、心底温情思索一一付诸笔端。让我倍感荣幸的是,我的散文有幸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以文字陪伴莘莘学子。这份认可,皆源于“夜光杯”为普通作者提供了舞台、包容与鼓励,源于读书会十年间带给我的沉淀与成长。

每一次参加读书会,都像赴一场老友相聚。现场从无居高临下的说教,也无晦涩难懂的理论,只有一群热爱文字与阅读的人围坐倾心交流。白发苍苍的老读者,捧着珍藏多年的合订本,细数十年陪伴时光,眼里满是对文字的热忱;朝气蓬勃的年轻学子,带着文学憧憬认真聆听名家分享,大胆提出疑惑;与我一样的写作者相聚一堂,交流创作心得,分享写作路上的酸甜苦辣,彼此鼓励、彼此温暖。

十年里,我在读书会聆听过无数文坛名家的精彩分享。赵丽宏先生畅谈读书与写作的真谛,那句“读书让生命变得丰盈,让文字拥有力量”,始终是我笔耕不辍的底气;沈嘉禄先生的美食散文格局开阔、意趣盎然,用朴实话语传递文字温度与阅读力量;陈丹燕女士讲述上海与黄浦江的深厚情愫,让我懂得写城市便是写人心,也启发我在散文中描摹上海街巷温情与岁月变迁。这些分享让我写作思路大开,坚持书写真情,让文字更具烟火气,更能打动人心。

印象最深的,是无数次温暖的现场互动。曾有年长读者在活动结束后拉住我,轻声说起读过我在“夜光杯”发表的散文,记得文字里的细碎美好,说我的文字陪伴他们度过许多闲暇时光;也有中学校长告诉我,孩子们在课堂上齐声朗读我的文章,从中读懂生活温情。这些细碎又真诚的瞬间,总让我心头一

暖。我深深明白,写作从来不是孤灯之下的独自修行,阅读也不是一个人的孤独前行,有人读、有人懂、有人共鸣,便是文字最珍贵的意义,也是我十年坚守写作、十年赴读书会之约的初心所在。

身处当下,我们每赴读书会快餐信息包围。而“夜光杯”读书会始终守着一方书香净土,让我们在快节奏生活中停下脚步,放下浮躁,静心阅读,真诚交流。我从中收获的不仅是写作灵感与阅读乐趣,更是一份真挚情谊、一份沉淀内心的从容。

十年情缘,一纸墨香。悦读、悦心、悦人,文字为媒,书香为伴,这份缘早已刻进心底。往后岁月,我依旧会坚守这份热爱,常赴读书会之约,在阅读中沉淀自我,在笔墨间书写人间烟火,传递文字温暖,让墨香常伴流年,让文字温暖人间。

十年书香十年缘

管苏清

思路大开,坚持书写真情,让文字更具烟火气,更能打动人心。印象最深的,是无数次温暖的现场互动。曾有年长读者在活动结束后拉住我,轻声说起读过我在“夜光杯”发表的散文,记得文字里的细碎美好,说我的文字陪伴他们度过许多闲暇时光;也有中学校长告诉我,孩子们在课堂上齐声朗读我的文章,从中读懂生活温情。这些细碎又真诚的瞬间,总让我心头一